

《裁缝的女儿》是一部叙述从容、内容丰厚,能引人思索的书.它为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带来了久违的清新,让我们陷入静静的思考。

作者重阳,是一位陌生的女作家。然而,一走进《裁缝的女儿》,她却变成了一位故友,善于将她的生活世界、人生思考娓娓道来。《裁缝的女儿》以主人公王晓春为主线,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到新世纪第七个春天这60 余年中国的社会变迁,所涉及内容颇为丰富,既有时代大背景中一座小城的自然环境、习俗文化、生活现实,又有王晓春及其亲友们的生命经历,两者融合得妥帖。

作者从容不迫地拉开了一幅中国北方小城市漫长而沉重的画卷, 于是嫩江畔的卜奎城的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尽收眼底,昨日逝去的时光又返回到了眼前。在这幅画卷中,重阳让她的人物纷纷亮相,在逆境中共同构成了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

小说主人公王晓春的治病救人, 一方面确实实在挽救病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在自己曾经未必故意犯下的罪孽进行着救赎。王晓春的

王晓春形象的创造及其意义

□何镜邦

重阳的长篇小说《裁缝的女儿》最重要的思想艺术成就体现在比较成功地创造了从“裁缝的女儿”到济世名医王晓春这个艺术形象上。小说从她童年时代写起,一直写到她年近七旬,成为名医、博士、教授,时间跨度 60 余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名医王晓春的传记。

重阳以一个女作家独有的细腻、抒情的笔触, 调动各种艺术手段, 主要是白描式笔墨与心理描写, 从各个方面来刻画和塑造王晓春这个艺术形象。

首先, 当然是相当有特色的精细的环境描写。小说中关于老卜奎旧城西站生活氛围的描写, 市井风情, 晓春童年时代的撒野与玩伴, 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老卜奎城留下的时代剪影, 还有那有特色的自然环境, 尤其是送走岁半夭折的弟弟金锁的那条江的描写, 都一下子吸引住读者。当然, 更重要的是动态的生活氛围的渲染。小说中的民俗描写与日常生活场景的描写, 不仅为王晓春形象的创造营构了典型的环境气氛, 而就其民俗与民间生活描写来说, 也具有一种不寻常的文化意义。

尤其重要的是, 作者用集中的笔墨展示了王晓春一生为实现其“三个指头定乾坤”悬壶济世的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历程。她孜孜不倦地学习钻研医术, 克服种种困难, 不怕各种挫折, 专心致志地为实现其理想而奋斗。正是这样, 她从一个“裁缝的女儿”, 从当年在卜奎城西站和一带童年玩伴撒野有点野气的小丫头, 变成一位医德崇高、医术精良、心胸宽广、能治好危肾病和各种疑难杂症的名医和专家。从小说中描述中医这个祖国医学遗产的优良传统及其精神博大的情况来看, 虽然作者这种描写对中医文化的意义阐述还不够自勉, 但是是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意义。而写王晓春为早逝的弟弟而立志学医, 终其一生, 一直为让弟弟病中误食苞米花而内疚, 写她对处处同她作对设绊的老同学李颖的不记仇, 更从人性的深度写出这位民间名医的人格美质。当然, 也必须看到, 由于作者采用以王晓春一生为主线的线索叙事结构, 在她写好王晓春的同时, 未能写好王晓春周围的各种各样的陪衬人物, 对王晓春情感世界的描写, 也由于某种心理障碍而未能放开, 这不能不带来艺术上的某些遗憾。

我在读这部小说时, 对作者的语言功力相当赞赏。她那种善于把民间口语与文学名著询来的书面语言结合起来的叙述语言, 还有那些善于把主观抒情与客观描写结合起来的书写, 都使小说中出现不少令人激赏的精彩笔墨。重阳的语言功能预示她的创作前程, 我们期待她在《裁缝的女儿》等作品的基础上, 写出更精美的作品来。

朴实风格 镜鉴意味

□吕先富

长篇小说《裁缝的女儿》是一部刻画女性奋斗和时代变迁的厚实之作, 是不事喧哗却饱含生活意味与抒情美感的隽永之作, 是决非讨巧而充盈着感动与沉思的呕心之作。

这部作品所呈现出的遇艰难而笃定的世事心象与普通人的痛感、触觉是契合的、相融的, 加之作家近乎家常般自如的叙述, 使得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达到了一种亲密无间状态, 使得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之所以达到这种状态, 是因为作家大量的生活积累和潜心表现生活的创作姿态。亨利·詹姆斯说:“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 其惟一的理由就是它试图表现生活。”《裁缝的女儿》以一种朴实沉静的风格表现生活, 获得了成功, 这对于不试图表现生活、醉心于迷幻与快意的创作来说, 有一种镜鉴意味。

好的小说应该是深刻的又是易于理解的, 是优美又朴素的, 是意味绵长又蕴涵诗性的。《裁缝的女儿》主人公王晓春的形象就像她的好友廖静雅窗前的紫罗兰花。紫罗兰生命力顽强, 清纯、质朴; 它紧紧抓着大地, 狂风暴雨也奈何不了它。晓春的身上并没有多重或多变的心性。作品刻画的就是一个从可爱懵懂的女孩子到中医家的人生, 她始终抱着“三根手指定乾坤”的中医理想, 抱定善良、助人、宽容的人生信条。我注意到, 小说中有许多精彩的灵性之笔: 比如晓春大年夜坐爬犁去救乡村妇女的细节, 她和男人、男人的女人、老太太的对话与场景; 廖静雅与祖父祖母的神秘感应; 晓春在父亲墓地的感悟, 守墓人的话,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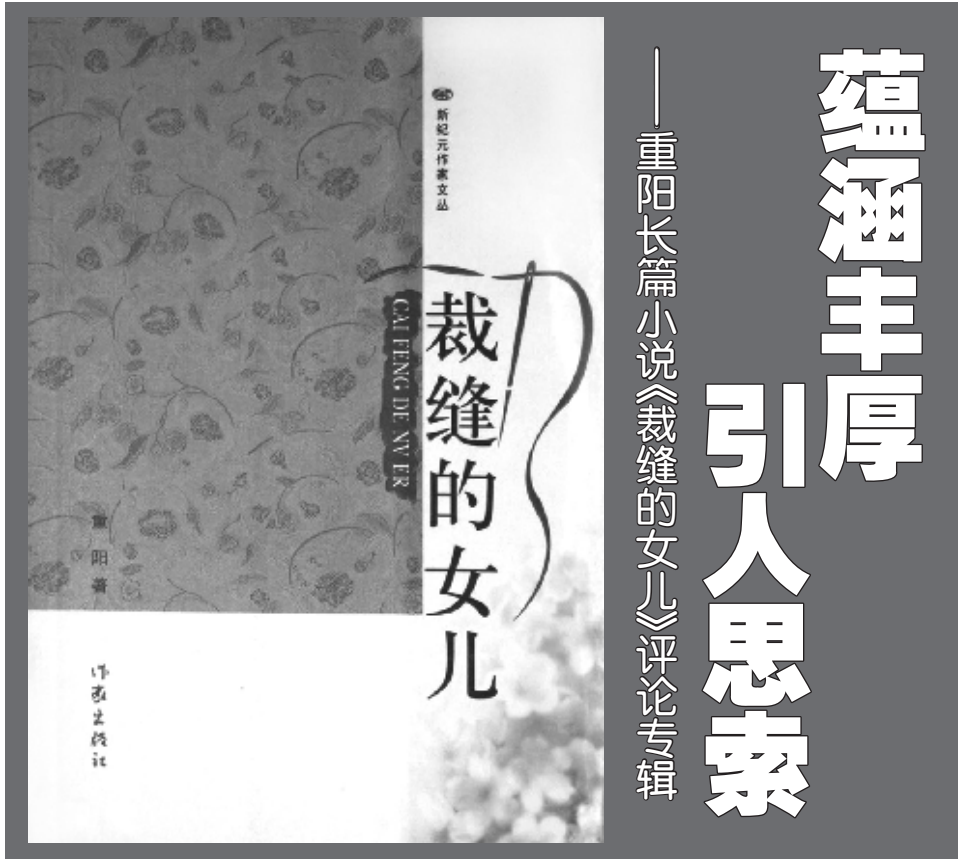
注重人物情感空间的充实与扩张, 防止对人物的过度控制或定性式表述, 是我对作者的建议。期望她打磨出新的佳作来。

本版责编:文 新

聆听生命之河的声音

□雷 达

救人不仅仅是在医学层面, 她还以一种精神抚慰的方式救助着人的灵魂。只有理解了王晓春从医的缘故和潜在的内涵后, 才能体悟出《裁缝的女儿》中强烈的生命意识和博爱精神。而这生命意识, 主要由小说中的女性共同构成。作者信手拈来一个个女性人物, 表面上看, 她们似乎与小说的主线联系不紧密, 甚至可有可无, 然而, 她们共同表现出了一种具有民族性格的生命的韧性, 她们尊重生命、延续生命, 在逆境中相互呵护。王晓春就是这样的一人物, 幼小的她遭遇了家人和亲友的冤枉——这样的冤屈足以令一个小女孩毁灭, 但她不但没有枯萎, 反而更加坚强地活着, 并成为一代名医。晓春的母亲是一个美丽善良的家庭妇女, 她一出场就挂着愁容, 甚至一度神经失常。原因何在, 只因她不止一次经历了丧子之痛, 她担忧



平凡中的不凡

□白 烨

重阳的《裁缝的女儿》, 不愧为一部厚重而质朴的长篇力作。而这部作品也向人们表明, 重阳的确是一位厚积薄发、有备而来的小说家。

《裁缝的女儿》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作者重阳对裁缝女儿王晓春这个女性形象的细致刻画与倾情塑造, 使得这个人物成为当代文学女性人物形象画廊中富有自己光彩的“这一个”。

作品通过王晓春百折不挠的人生追求, 写出了她在坎坷中的成长与成熟, 尤其是在苦难中的精神成长, 使这个女性人物在平凡中显示出了自己的不平凡。环绕着王晓春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 既有动荡不安的时势, 又有挟隘势利的小人, 使她的人生旅程的每一步, 都凸凹不平, 步履为艰。但苦难是人生的挑战, 更是人性的冶炼。王晓春正是在总被人们冷落、曲解和误读中, 蒙受了过多的委屈, 经受了太多的磨难, 却扩展了她

90 年代以来的长篇

小说创作热在使热爱文学的读者受益的同时, 也给作家们制造了困难——即在题材、思想内涵与艺术形式上突破的困难。而重阳的《裁缝的女儿》,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重围。

我从三个层面来谈论《裁缝的女儿》, 或者说它具有这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 它是一部励志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位女性, 但作者没有把它写成探索性别关系、寻求性别正义的所谓女性小说, 而是朝励志的方向构思作品。诚然, 励志小说不是一种新的小说类型, 但它对现实的切入、对人生的激励使它的存在永远具有价值, 能唤起读者饱满的情绪和新鲜的感受。所以在励志这一层面上要对这部作品给以积极的评价。

其次, 这部小说具有文化的意涵。作品选择的中医这一题材, 是较为独特的。《裁缝的女儿》是将中医作为叙事的中心。之所以说它具有文化意义, 这是因为中医不只是一门医学技术和手段, 而且是一种文化; 中医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密切关联。中医的这种文化内涵, 与西医的作为一门纯粹的科学学科是不一样的。这几年, 国内有人在网上提出要取消中医 (退出国家医疗体制), 响应者还不少, 有的甚至是科学家。其实, 对中医的否定在历史上就有过多次。小说通过主人公对中医的坚定信念、执著热爱和不懈钻研, 对一桩桩病例的成功治疗、对一个个患者生命的挽回、对一个个面临厄运的家庭的救助, 表现了中医的神奇和功效。中医今天再次被质疑, 其实不仅是一种科学的论战,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竞争。这样的时代语境, 彰显着《裁缝的女儿》这本小说的文化意义: 它是中医——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展现。它引起读者对中医的再认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的就是生命的消亡。晓春的好友廖静雅也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她宛如一株清丽的荷花, 爱人、自爱, 但是命运之神一直在捉弄她。她惟一深爱的人隋唐因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离开人世, 她一直独自生活, 后被陌生人奸污而成了一名单身妈妈。尽管如此, 她还是深爱自己的孩子, 为了孩子的生活不惜去歌舞厅陪舞, 忍受着灵与肉矛盾的生活。

晓春写给亡故的弟弟金锁的信极感人, 这一独特内容在作品中不可或缺。这些文字既是晓春写给弟弟的话, 也是晓春的内心独白。这部小说时而飘扬, 时而低徊。年老的晓春在物是人非的西站泪水涟涟, 这个裁缝的女儿终于不再惧怕曾经夺去弟弟生命的苞米花, 也终于在治病救人的同时疗救了几乎伴随自己一生的内心深处的伤害。

这部作品能够让人在繁乱的都市生活中沉静下来, 和作者一起回望那段消逝的岁月, 聆听生命之河中最本真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裁缝的女儿》值得一读。

生命的启示 灵魂的旗帜

□崔道恰

读《裁缝的女儿》, 觉得它打开了一扇别有洞天的门, 吹进了一股清新质朴的风。奠定它能焕发艺术魅力的基础, 主要在原汁原味原生态。朴实无华, 切近逼真, 正是一种天然纯美。人生的韵律, 泥土的芳香, 交织成传记性的《裁缝的女儿》。

这部书, 就是王晓春跟小弟说的悄悄话, 而实际上, 小弟乃是芸芸众生的代称, 悄悄话乃是晓春坦陈自己处世为人的内心。她的追求, 她的志向, 是纯洁的, 是高尚的。作品描叙了晓春作为女性, 作为医生, 亦即作为家庭和社会一员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同时, 用她作轴心, 舒展开来上个世纪 40 年代至今 60 余年黑土地上卜奎城乡生态人情景物风光的画卷。情思绵密, 细节新颖, 质感亲切, 引人入胜。例如写蜘蛛吸蝎子毒一节, 若非对生活中心与人的琐事也给予审美的关注, 是无论如何编造不出的。全书事件多由这些镜片镶嵌而成, 优雅丰满, 透彻晶莹。

作品是在时代的坐标点上, 来显示晓春的性格与命运的。晓春这样的性格, 在压抑人才时代, 不得不随波逐流。惟其到了“老人家南巡讲话”之后, 她“就想开一个诊所了”, 此前虽曾有过想法, 但总困于“勇气不足”。“现在老人家

《裁缝的女儿》正如作品的题目, 写的是寻常百姓, 格调上是平民情韵, 充盈的是人间至理。晓春、月桂、金锁、孙百吉、铁铸、廖静雅、李颖等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平民子女。晓春等人物形象典型性地体现了占国人多数的平民之生存、心灵、奋斗、成长与际遇。这些大体是共和国的同龄人, 他们的清贫与伤痛, 纯美与进取, 挫折与成功, 折射着国家 60 年发展历程的一个侧面, 赞颂了自然和人性的美好, 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

小男孩金锁, 他“白白胖胖, 虎头虎脑, 无忧无虑。若是让他抱一尾金鲤鱼, 就是从年画上跑下来的福娃娃”。就是这样一个快乐天使一般, 常常呵呵笑着张开双臂飞翔的小金锁, 在这个世间只停留了二年零六个月。这个只活过二岁半的小男孩, 之所以应是《裁缝的女儿》作品中的重要人物, 那是因为他身上寄寓着太多的生活“密码”, 并且赋予他当年五岁的姐姐, 我们作品的主人公“实现心愿的动力和勇气”, 甚而决定了她整个的未来。

晓春的物质和精神可说是一穷二纯。她没有在上代继承下来什么财富, 也没有借任何血统之光。她最大的精神动力就是金锁小弟之死所带来的内疚和罪孽感。她最大的精神财富, 就是对家庭和家乡的挚爱, 对大自然的迷恋。这酿就了她生命高尚纯正的根, 这个根深深深地扎在家乡的土地中, 使她生成一位健康、朴实与温婉的女性。她清纯无邪, 谨慎慎己, 与人为善, 但有个无以撼摇的信念和追求, 那就是当医生, 救死扶伤。

以温情展示女性的刚韧

□萨仁图娅

土生万物, 地载群伦, 重阳的人物环境是大东北, 地域特色鲜明。尤为可贵的是, 重阳笔触所至, 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的特定时代风貌, 也涉及一个时段的历史沿革与文化变迁对民众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影响。作品还对民族文化交流共融进行了扫描与分析。

《裁缝的女儿》开篇写的“南八市南市场, 杂七杂八的小商品贸易市场, 很热闹的一条老街”, 所描摹的“道两边”, 能让人如入其境, 呼吸到“一股强烈的腥膻气”; 所呈现的“小鱼贩子”, 能让人如闻其声, 听得到“咚”的一声秤砣敲铁板的声音。还有晓春诊所的周边环境描写, 也很有生活气息, “出了二月二龙抬头, 年味儿被北方早春的料峭寒意覆盖了”。这样的季节, 有宿疾的人是要格外当心的。春寒逼人还不冻水, 人在自然界中太脆弱了……”重阳的小说, 民俗与人物相互映衬,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重阳是自觉的精神承担者, 坚守的是现实主义写作立场, 用写实的笔调书写着对现实生活的体悟与深邃的人生体验, 用情

重阳这部长篇小说的地方特色、民情风俗, 以及作品中流露出的朴实、纯真的情感, 已引起一些论者的注意。我想探讨的是主人公王晓春, 她的成长轨迹传达了一种值得尊重的信念、天真的进取精神以及对于女性精神空间的重新叙述。

首先, 晓春生活得很自我, 这种自我并非只是关注自己的外在, 而且是关注自我内心, 拥有一个充实的内心世界。包括玩乐游荡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刻苦攻读的青年时期, 甚至于婚姻爱情也仅仅作为一个实践内心理念的背景存在, 少女与情欲的关系在这里被作者遮蔽起来了。相对当下过多地对于现实生活的琐碎描写, 人与人之间欲望关系的露骨刻画, 这种回归内心信念的纯净是应该加以尊重的。

其次, 晓春如何从女孩成长为女人。实际上, 用世俗的眼光来看, 晓春似乎没有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多而成长, 相反, 她始终保持着—个纯净女孩对于这个世界的关切、同情以及某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天真进取, 而且这种进取是和灵魂中对于善良、同情、给予这些品质紧紧相连的。相对于当下女性更加普遍的价值观, 在一个男权的社会中, 晓春始终以自己的善良和纯真去抵抗一切, 而一些现代女性早已明白了自己的艰难处境, 所以在

给了我自立诊所的勇气”, 她要展翅飞翔了。正是历史的转折, 赋予了晓春命运的更新。在这个意义上, 可以说这部书是一位中医专家终于功成名就的传记。它以晓春性格与命运的故事, 描摹一种人性素质和人生信念。人的生存环境虽受时代制约, 但人的生命价值, 则因人之有无理想以及为之坚持的韧性而各自不同。晓春自幼痴迷“三根指头定乾坤”, 这梦想促使她坚忍不拔又乐观豁达。当大地回春, 便水到渠成。这样的历程, 使读者在审美体验中自会领悟: 矢志不渝并把握时机, 呵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才活得更有趣味有价值。这是生命的启示, 是灵魂的旗帜。

从人生历程角度体会, 这部书还蕴涵相当的史诗和地方志意味。写乡土民俗、老街景物, 胡同情愫, 历历在目, 它堪称一部氤氲画意诗情的卜奎地方志。但是, 作为中华之鹤家乡的近代史, 则又未免不足。写人生的历程, 也是写历史的轨迹, 应该同步树立标识。

我觉得重阳沉迷采访对象的自述和个人往事的回顾, 未能完全超脱出来, 客观创造虚幻而真实的第二世界。因此作为小说艺术, 《裁缝的女儿》的技巧尚待进一步圆熟。相信作者会在新里程中达到新高度。

平民情韵 人间至真

□包明德

精神上的童年是最美好的东西, 健全人的成长, 离不开童年的记忆和印痕。作品始终重复闪现乡野的丁香花、小山丁子花等, 都是人物心灵的写照。另外, 无论何时何地不管是喜是忧, 晓春总要向金锁小弟在不能投寄的信中倾诉。在后来写给小弟的信中, 不仅显现了她医术的提高, 也反映了她精神上的升华: “世上没有痛苦的疾病, 要我们医生做什么呢? 世上没有难治的痛苦疾病, 又要我们医生做什么呢? 医生就是为了生命的质量而战!”

《裁缝的女儿》取得成功, 不仅在于写出了一代平民女性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奋斗业绩和性格命运, 同时表现在较高的艺术品位上, 作品结构严谨, 脉络清晰, 情节动人, 语言纯熟、灵动、鲜活, 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特别是作品在自然景观、风俗民情和心理活动的描写与阐扬上特别细腻、传神而真切, 挥洒着悠长的韵味、绵远的情思。至于说, 晓春参加国际会议, 获得“自由女神奖”, 获得“国际中医博士学位”之类, 作者应该说有她构思上的逻辑, 然而在我看来, 显得有点多余。

值得尊重的信念

至深。重阳写出女性世界的丰富性, 是因为身在其中, 所以真实真切; 因为爱, 所以写。重阳说自己“将生活的这一种, 交给小说这个形式”。这使我联想到萧红。想到“金花菜在三月的末梢就开遍了凌边。我们的车子在朝阳里轧着山下的红绿颜色的小草, 走出了外祖父的村梢”——那“牛车上”的 萧红。

我结识重阳, 是在国际萧红学术研讨会上, 地点是哈尔滨, 时间是 1993 年 9 月。因此不能不联想到萧红。重阳与萧红, 同是白山黑土地上的才女, 都书写童年生活, 萧红有著名的《呼兰河传》, 重阳的童年记忆镶嵌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

重阳与萧红的作品, 相同的特点还在于都充满了抒情诗似的氛围和情调, 都擅长以散文般舒展自如的笔法来描写, 作品画面感都很强, 犹如一幅帧优美的风景画。不同的是, 萧红讲述凄楚的故事, 悲凉透骨。重阳则展示女性的刚韧, 弥漫温情。相信重阳还会带给我们惊喜的!

对抗男权社会的时候, 她们可能会像男性一样放纵情欲, 也可能在极度自我的状态中拒绝生育, 也会有同性的恋情中寻求更为妥帖的抚慰……但是在自绝于女性性别特征与性别特征所带来的义务与责任的时候, 女性何以女人为人就成问题。在这里, 重阳的叙述再一次提醒我们: 在多元的选择中, 追求信念也不失为对抗男权社会的一种方式, 天真的进取也是为女孩成长为女人的一种方式。

重阳竭力刻画的是—种女性精神性空间的构建, 无论是对于弟弟、表弟之死的内疚与忏悔, 救死扶伤的高尚医德, 开阔宽厚的心胸, 这些都具体体现在晓春行医的过程中, 都寄托了作者拓展女性精神空间的企图。尤其是针对当下作品过多地描写女性在欲望面前的小挣扎和在灵肉之间的游移不定, 重阳对于晓春的叙述就在寻常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视角和眼光。在物质主义蛊惑人心的时代, 女性一方面通过理想化的叙述模式和审美追求, 一方面凭借自身原初的生命体验, 仍然能够溯流而上, 让自己回归本源, 回归辽阔地母最后的庇护。在这种追本溯源的行为中, 女性找回自己对于身心的真切体验。在女性艰难生存处境中, 只有在坚守中保有灵肉的完整性, 女性身体的快乐与灵魂飞扬才具有某种可能性。